



金桂

JINGUI

一个村寨真实的爱情故事。每个故事都那样凄美，像沈从文《边城》和《萧萧》那样，让人牵肠挂肚，愁绪万端，然后拍案叫绝。

石玉锡 /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金桂

JINGUI

一个村寨真实的爱情故事。每个故事都那样，
凄美，像沈从文《边城》和《萧萧》那样，让人
牵肠挂肚，愁绪万端，然后拍案叫绝。

云工银 /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桂/石玉锡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 - 7 - 221 - 09878 - 8

I. ①金... II. ①石... III.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
国 - 当代②中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8944 号

责任编辑 张良君

封面设计 熊 锋

金 桂 石玉锡 著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印 刷 贵阳兴顺发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890 × 1240 毫米 1/32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7.875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1 - 09878 - 8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金 桂

石玉锡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序

潘年英

暑假去了一趟锦屏高坝，终于了却了我多年来的一个心愿。这个在我的作品中曾多次出现的真实侗乡地名，过去我只是在传说中知道它的存在，如今却是亲自踏足和进入了。机缘当然得自高坝本土作家石玉锡先生的盛情邀请。但准确说来，最初的机缘，其实是我受到了石玉锡先生小说的诱惑，才痛下决心要专程前往的。于是一放暑假，我就跟我女儿一道，结伴而行来到了高坝。当然我们走过的寨子不只是高坝，还有桥闷、平秋、石引、黄门、采芹、彦洞、归叶、皮所、高岑、平鸠、瑶白等寨子，都清一色是侗寨，也清一色是依山傍水的木楼人家。

侗族分南北两大方言区。以锦屏的启蒙为界，往南为南部方言区，往北为北部方言区。两个方言区除了语言上的差别外，其实文化上的差别也比较大。总体来说，北部方言区比南部方言区早一些接受汉文化的影响和汉化，文化上更趋于“现代”一些，而南部方言区则“开化”较迟，因而在文化上更多地保留着侗族的传统。锦屏的平秋高坝一带，俗称“九寨”，刚好处于侗族南北文化的分水岭上，因而兼具了侗族南北两大方言区的特点，即，既保留了传统，又有明显的“汉化”趋向。故近代以来，这里虽然还是一处侗族文化的中心区域，但读书人多，操汉语、习汉俗，也颇为时



尚和风行。最近几年的“汉化”速度就更是加快了。所以暑假里我们看到的“九寨”，其侗族传统文化实际上已经严重衰落。如今的“九寨”，传统的木楼民居建筑正在被大规模的拆除，取而代之以钢筋水泥的砖石楼房。传统的青瓦也正被红色琉璃瓦取代。问当地老百姓为什么喜欢这种红色琉璃瓦，没人能说出一个所以然来。穿侗装的人更是不多见了。村里的男女老少，大多数都穿着跟别处乡村一样的朴素服装。如果不听他们说话，没有人介绍他们的族别，外人断难看出他们是侗族。但也仍有少数老年妇女还继续穿着传统的右衽蓝布衫。也还能看到有人在种植棉花，自己纺织布。而且，更为庆幸的是，侗话还有人在讲。我们所到之处，几乎到处都能听到侗语。但讲汉语的人也有不少，且并不“夹侗”。这就使人感觉时代是明显的“进步”了。但在我看来，这种“进步”却未必是好事。至少，由“汉化”导致的文化趋同性，与今日我们越来越高的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呼声，是不相协调的。

到锦屏“九寨”去游走，我最初的想法是去见识石玉锡先生的长篇小说《竹影》里环境描写的真实原形。因为他说他书中所写的人物、故事和环境，基本上都是“照实”写的，几乎等于纪实。那么到锦屏“九寨”走村窜寨一周后，我也可以证实他此言不虚。而后，他又赠送我一册他即将公开出版的另一部中短篇小说集《金桂》的打印稿。我很惊艳，满心欢喜，同时也格外敬重和期待。说实话，这样的心情在我以往的经验中，是少有的。侗族作家从人数上说不算少，许多人的名气也还不小，但却少有让我们特别景仰的作品出现。直到我拜读到了石玉锡先生的长篇小说《竹影》，

局面才有所改观。因此,鉴于他的《竹影》给我带来的惊喜,我对他的《金桂》更加充满期待。返回湖南后,我专门腾出一个礼拜的时间来仔细拜读他的这部18万字的书稿。他没有让我失望。边读我就边感慨此人文学才华之了得,实在当得起天才二字。小说集共收入作者7篇小说,其中短篇6个,中篇1个。写的全是他的家乡高坝地方人的情爱故事。每个故事写得都很凄美。每个故事也都像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和《萧萧》那样,让人牵肠挂肚,愁绪万端,然后拍案叫绝。这些故事既是独立成篇的,又前后相互衔接和呼应,构成一个整体,既可以看作是作者关于高坝侗乡叙事的片段和散章,亦可以看作是高坝地方的另一个文学叙事的宏篇长卷。至此,石玉锡先生业已通过自己的一系列文学作品,为我们建立起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关于高坝侗乡的历史、文化和风俗的文字档案,使我们对于高坝的过去和现在有了一个相当完整而清晰的认识。这样的写作,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沈从文之于湘西和福克纳之于约克纳帕塔法的执着书写和描绘。

阅读的过程中,我特别欣赏作者的地方,就是其超强的小说节奏的把控能力、人物性格的刻画能力和心理分析能力。所谓小说节奏的把控,就是在展开叙事的过程中,自觉追求一种从容自然的、张弛有度的语言节奏,使行文看起来既自由活泼,又优雅精炼,既舒展流畅,又幽默精彩。比如《梨园》中的开头:“欧二叔是靠力气吃饭的,粗壮人却很讲义气。他三十多岁才成家,父母去得早,只有一个哥哥,哥哥也只能自顾……”文字十分的简练,但信息量却足够大,而且也很准确。这是语言方面。而从整体上



看,则又有内在结构的要求,就是每一个章节的叙事,都是既讲求情节安排的合适得当,入情入理,处处用心却不见刻意雕琢斧凿痕迹,仿佛信手拈来,又严丝合缝,滴水不漏,达到行云流水,妙手天成的境界。客观而论,对小说节奏比较有讲究的作家,不用说在侗族当代作家中少有,就是在整个当代中国作家中也不多见。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需侧眼看看目下主流文学刊物中的那些浩繁的所谓“作品”就可以明白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小说节奏的掌控能力,直接影响和决定了一个作品的品质。人物性格的塑造在这里当然是老生常谈了。但小说写来写去,其实大家发现到最后来还是要写人。大量古往今来成功的文学经典都证明,一部小说最后的成败,就是看作者对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画是否成功。在这方面,石玉锡的能力仿佛与生俱来。他陪我去高坝游走的那几天,我觉得他说话不多,但每次讲到什么人的时候,我发现他总能把握要领,三言两语就能把一个人的主要性格特征勾画出来。线条简洁,但轮廓分明,而且精神立现。而在他眼下的这部中短篇小说集之中,他塑造的一系列的人物,几乎个个都饱满而生动,性格特点鲜明而突出,但每个人又有着各自不同的遭遇和命运。从《梨园》中的美丹、运来,到《丙生爷》中的丙生爷,到《老杨梅树》中的桂老头,到《棉地》里的庆吉和宣兰,到《虎林》中的仙柳和明虹,再到《金桂》中的金桂、生林、坤才、胡部长、文翁……老实说,在石玉锡的小说中,不仅他所塑造的主要人物的性格是十分鲜明的,而且他有时随意勾画的一些次要人物的性格也是十分鲜明的。读其作品,我们能感受到许多人物都栩栩如生,

呼之欲出。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得益于很多方面,但最主要的恐怕是两条:一是得益于作者生活底子的深厚坚实;二是作者对于人物心理的分析和刻画具有相当的能力。在评论《竹影》时,我曾不惜美语嘉言盛赞过作者于人物心理刻画方面的深厚功力,尤其是其对人物性心理的描写和刻画能力,简直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这种能力在本集子中得到了更加淋漓尽致的发挥。

据石先生说,我和他在若干年前有过一面之缘,但时间很短暂,就是那年在我家乡天柱举办的金山笔会上,他曾从我手上得到一本《扶贫手记》的赠书,不过当时由于人多,他插不上话,当即与我匆匆别过,之后再无缘相见。直到不久前,他出版了长篇小说《竹影》,想要寄一本给我,才通过朋友联系上了我。我当即给他写了评论。说实话,对于当今文坛上诸多的老树新苗,我向来是难得恭维一句的。但对石先生却例外。在那篇评论里,我对他作品的评价很高。我说,“我看到了又一位才华横溢的侗族作家的脱颖而出,他的文字功力和艺术修为使我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定将会有更加辉煌的作品问世,即便没有更加辉煌的作品问世,则他目前业已出版的这部描写北侗风俗的长卷,也已然成为一座具有相当高度的文学山峰,我估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山峰恐怕是很难有人能够超越的。”话说到这个份上,很多人看了都可能会摇头摆脑壳,以为我不过是酒后的戏笔,言辞中难免有夸饰成分。但也许也还有人明白,对于艺术,我向来是不敢妄下断语的。倘若我敢于不吝惜赞美之词,那只能说明那作品



的确当之无愧,起码有值得我赞美的地方。

石玉锡先生由于长期工作于基层,所从事的职业——他原来在县政府办公室任副主任,现在民政局当局长——又跟文学不太挨边,所以大家一直把他看作是文学的边缘人。但是,通过这部中短篇小说集,他再次向世人证明,他不仅是一个阅历丰富、目光敏锐的地方文化风俗的大史家,而且还是一位极具文学才华的、文笔老练的、出色的小说家。

2011-8-6 于湘潭

目 录

序·····	潘年英/1
--------	-------

梨 园·····	/1
----------	----

龙运来和欧美枝结为百年夫妻的前夜,石举科的二妻彭玉兰悬梁自尽了,玉兰着一身素白的夏装,手里捏着一张白绸手绢。

丙生爷·····	/37
----------	-----

月桂在溪边打猪菜遇雨。溪谷很静很阴,她捉摸没有什么人,想洗去粘在身上的汗水、雨水,坐在水里,半开衣襟,现出粉白的肌肤。

老杨梅树·····	/45
-----------	-----

每年的六月十三,春桂总要到梨子坡去,靠着那株老杨梅树一边想,一边摸着老杨梅树,心中哀叹,似乎把那粗糙的树皮剥开,就看见菊芝的芳容笑貌了。

棉 地·····	/56
----------	-----

入夜,宣兰听见屋边响起一声口哨,那尖锐响亮的声音,像是一只熟悉的燕子,飞入她的心窝。那口哨是庆吉哥吹的,呼叫她出去幽会。

虎 林 /65

两人移身到了仙柳家的粮仓下面，肩并肩坐在木堆上。说着些日常的琐事，又夹着“我好喜欢你呀，仙柳”这样的话语。

桐油花 /114

单朵的桐油花虽然不大，只有拇指尖大小，五片花瓣嘴唇样的往外翻着，而血色的纹线从花心里向外描着，仿佛是一种思念，仿佛是红鸟的颈羽。雪白的花瓣，染上这赤红的丝纹，这些花瓣又护着黄的花蕊，叫人珍惜，叫人疼爱。

金 桂 /133

只要没有雨，他们都去林子。金桂很幸福，那心头像蘸了蜜样的甜。她仰着身躺在草地上，两手抱着生林紧硬的肩头，眼睛望着满天的星星，无比的满足与平静。

梨 园

龙运来和欧美枝结为百年夫妻的前夜，石举科的二妻彭玉兰悬梁自尽了，玉兰着一身素白的夏装，手里捏着一张白绸手绢。

1

欧二叔是靠力气吃饭的，粗壮人却很讲义气。他三十多岁才成家，父母去得早，只有一个哥哥，哥哥也只能自顾。分居后唯一留下欧二叔守着老屋。二叔虽说窘迫独身，但勤劳善良。村上石家的一个穷姑娘爱上了他，简简单单办过婚事，石氏就进了二叔的家。石氏生性勤俭，开荒种地，纺纱织布，粗细活路样样拣得干干净净。不几年，夫妻俩便挣了个和睦的家。只可惜他们仅养育一个女孩，名叫欧美丹。美丹长到十五六岁的时候，还不见她下面的弟妹，夫妻俩“哎呀”一个叹息，认定了命中定夺，也不去听闻闲言小话，照样早出晚归，与女儿欢喜度日。

高坝村原先是千家寨，屋连屋，檐接檐，大雨天从村脚走通村头，也用不着戴斗笠的。开寨始祖是姓石的，随后姓彭姓吴的也来了，总共有十来个姓氏，都是逃饥荒逃兵乱来的南方人。这是几百年前的事了，到欧家也有了十来户的时候，高坝是个只有两百多户的村庄。废弃的屋基成了菜园，或者长了合抱的大树。传说失过火或发过大病，散失了十之六七的人家。



村庄落在大山半腰，也有点奇特。村下是极深的山谷，村背还有极高的群山，村里也是这一个那一个的山包。穿村的一条大道时上时下，时左时右的由南往北摇摆着。北高南低，以正中的牛场为界，分上下两半。上由彭家为主，下由石家为主。上下各有一个财主彭德金和石举科。

欧二叔的屋就在牛场上坎。与他家对面的斜坡上有许多古树，先辈人特意留下来守寨的。都是几围大的，枫树、水杉、银杏，乌鸦在树颠上筑了大窝，朝夕飞去飞来。

牛场就是斗牛的地方。逢年过节，特别是六月尝青和九月重阳，歇了农活的大水牛，休养得黑里泛红。一双双从圈里牵出。有的还灌了烧酒，拼力搏斗。猫着圆身，夹紧长尾，铁铸般的犄角碰擦抵挑，咯瓜咯瓜的响。既为喜庆开怀，又有尚武之气。这个时节，牛场团转满是看热闹的乡亲。锣鸣人哄，惊天动地。欧二叔家在牛场上坎，最好观望。人们伏着窗，或站在门口的踏桥上边聊边看。

有年也是斗牛，正是重阳时节，太阳也赶过节似的灿烂，上欧家看斗牛的比往回都多。不料把门口的踏桥压断了。幸好桥坎不高，没伤着人。欧二叔连忙向众人道歉：“实在不留心这踏桥，年久了朽了，难怪折断。大家平安我也就放心了。”众人不好意思。说不清是哪个压坏的，但人人都有一份。你一言我一言向主人赔不是。

第二天清早，一个穿白柳条土布衣的青年带了木活工具上欧家来修踏桥。他说：“昨天我在场，我是木匠，应该来修好的。”欧二叔和年轻人忙了半天，把新踏桥搭好了。年轻的木匠还特意在踏桥进屋那头，雕了一只龙一只凤。只有巴掌那么大，却如活的一般，须爪冠喙，无不分明。欧二叔夸了半天，美丹还蹲下身子，用手指反复搓摸那成双的龙凤。

年轻木匠姓龙，名运来，邻村皮所人。“我父亲就是寿德。”运来说。

“哎哟，说到老人就清楚了。嗯——真是学得了你父亲的气性。”

运来的父亲寿德是扬了名的雕工，能把木头变成花鸟虫鱼。运来从小跟在父亲身边，看那刀尖凿头削来点去，花姿鸟态虽以木质木色为本，却似乎闻出清香，听见啁鸣。家世的感染，天性的聪慧，运来的雕技已在老父之上了。

运来和二叔聊了半天，吃过饭回皮所去。

往后，二叔夫妻坐着闲话，总爱扯到新修的踏桥。有时还逗女儿：“运来是个好后生，我们美丹是个好姑娘呢。”美丹十七八岁了，半喜半怒地说：“父母是没什么说了，人家好后生与我何干。”父母哈哈大笑，美丹也羞红了脸。

美丹是念着运来的。想起门口踏桥上的那双龙凤，“莫非是他着意雕下的吧。”

那细小的龙凤确是着意雕下的。运来把踏桥修好了，正要收拾行头，见美丹就在屋边空地的梨园里坐着做女红。九月天气，艳阳高照，好大的一块梨园，约莫有二三十株。发红发黄的叶子凋了许多，一阵风吹过，又有许多撒下来，在阳光里如飘荡的花。有些贴在美丹的青丝上。乌亮的青丝盘个小髻，点着一两片目状的梨叶，不比几朵花差的。美丹正伏着头，背对运来这边。右手一落一扬地飞针走线，那情景实在鼓荡运来的心。他站着望了一阵，拿起凿子，在踏桥上雕了一对精致的龙凤。

运来回去后，也是日夜忘不了欧家的美丹。一不留神，眼前就展起美丹在梨园做女红的模样，把针线引过头顶，继而用小指一挑的动作，时时牵动他的心肠。他希望美丹出门进门都低头看看那细小的龙凤，不要忘了雕刻他们的人。



金桂

冬天了，下雪了。新鲜的粉雪覆盖着大地。屋脊格外好看。原来是墨乌的，现在一律银白，又那么齐整。清晨起来，不少人在扫门口的积雪。美丹也拿着细竹枝做的扫帚，打扫踏桥上的雪。进屋那头，她扫得很细心，让那对暗淡了许多的龙凤现出来。

欧家的梨园也满是雪了。地面没有一点杂色，粗大的树干是暗黑的，弯曲的地方和大枝条上边积了一线银光闪闪的粉雪。还没有结冰，细密的枝条散在空际，好似一副白底的墨画。寻食的小寒禽还不敢拢近屋舍，在枝上跳来跳去，却是默无声息的。

整个村庄也成了一副白底的墨画。露出山头的房屋，檐下全是灰暗的颜色，背山而住的人家，衬着银色的山岭，黑白甚是分明；冬青的古木，绿叶披着积雪；落叶的大树举着千万条秃枝，映着也是灰白的天宇。匆忙的飞鸟和缩了脖子来去的人们，也如是寂寞的黑影。

这场雪下得大又下得久，好在冬天大家都闲着，围在火边闲话而已。

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月华和雪光映照得几乎和白天一样明朗。欧家梨园很是清楚，白的雪，黑的树。当中一棵梨树下躲着一个人。那人来许久了。大约是老人小孩都入睡了的时候，在豆灯下忙碌了半夜的美丹出门看看，也准备休息。树下的人影钻出来，叫道：“美丹。”

美丹吓了一跳，很快认清了那人的面目。“哎呀，是你呀，运来哥。这么冷的天也不进屋坐呢？”

运来笑道：“不冷。我等你好久时候了，总不见你出门，不敢叫你。”

“你真是……我父母都睡了，进屋坐吧，屋里还有火，外面好冷的。”

“这里站站更好，你看这雪夜多亮，多好看。”

雪夜的确好看。天地间只有黑白两色，对照之下，黑的比墨还深，白的是无法形容了。月亮很圆，冬月更冷清，也更白净。像是它什么心思也没有，没有爱恋也没有怨恨地望着人间。

“运来哥，你有什么事来呢？”美丹立在雪地里说话。

“没什么事，是……怎么说呢，是想看看你来的。”运来说得有点急促，但字字诚恳。说话的时候，他一直看着美丹。两人面对面站着，看见对方的眉毛神色。月下看人有一种更漂亮的感觉，何况美丹真的漂亮，又是在恋着她的人面前。

“你说的不是真心话。我有什么好看的？我不信。”美丹咯咯的细笑。

“是真的，你不信要我怎么说呢？我在这园里等大半夜了。”

美丹歪着脖子笑他着急的模样。其实她自己也是一样的心思。

两人说了些话，自然引到踏桥上的那对龙凤。两双含笑的眼睛都透过树枝，望那银白的月亮。

整个漫长的冬天，每一个晚上梨园深处都有这对情人的身影。飘着雪，结了冰，梨园像开满花一样美丽。

冬天过完了。最后一块残雪也化为润湿大地的春水，太阳像复活的生命健康起来。山冈深谷如若从白色的梦中回来一般。

梨花开了。

没有真正见过梨花的人该是怎样的缺憾。世间的花很多，有哪一种像梨花那样来的热闹，来的奇妙，来得早呢，光秃密麻的枝条，简直就是春天的心绪，东风轻轻一呼唤，这心绪就争先恐后地欢笑起来，连叶子也赶不上它们。素白纯洁的花，不老早等候在枝丫的皮肤底下，会来得这样及时么？裹住枝，覆满树。

欧家的梨园更美了，过往的村人都要立了脚望望。好像夜间忽然下了一场粉雪，又全莫名其妙地飘散在欧家的梨园里。

正是梨花开得最浓的时候，寿德请人到欧二叔家给儿子运来